

南海文库

主编 朱锋 沈固朝

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

——古代中国与亚非海域

刘迎胜 著

南海文库

主编 朱锋 沈固朝

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

——古代中国与亚非海域

刘迎胜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古代中国与亚非海域 /
刘迎胜著.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9
(南海文库 / 朱峰，沈固朝主编)
ISBN 978-7-305-19385-9

I. ①从… II. ①刘… III. ①海上运输—丝绸之路—
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0147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南海文库
书 名 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古代中国与亚非海域
著 者 刘迎胜
责任编辑 吴盛杰 官欣欣 编辑热线 025-83593947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1/16 印张 37.75 字数 556 千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9385-9
定 价 158.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南海文库》学术顾问（以汉语拼音为序）

卜 宇 高 峰 高之国 洪银兴 秦亚青 沈金龙
王 颖 吴士存 杨洁勉 杨 忠 周成虎 朱庆葆

《南海文库》主编

朱 锋 沈固朝

《南海文库》编委会（以汉语拼音为序）

陈 刚 陈晓律 杜骏飞 范从来 范 健 范金民
范祚军 冯 梁 傅岷成 高 抒 葛晨东 郭 渊
何常青 洪邨生 胡德坤 华 涛 黄 瑶 计秋枫
贾兵兵 鞠海龙 李安民 李国强 李金明 李满春
刘 成 刘迎胜 刘永学 沈丁立 舒小昀 苏奋振
孙建中 王月清 杨翠柏 易先河 殷 勇 于文杰
余民才 余敏友 张军社 张 炜 邹克渊 邹欣庆

目 录

1. 从《不阿里神道碑铭》看南印度与元朝及波斯湾的交通 / 1
2. 宋元时代的马八儿、西洋、南毗与印度 / 10
3. 汪大渊两次出洋初考 / 32
4. 有关宋末泉州蒲氏史料的几个疑点 / 43
5. 宋元时代浙江、福建沿海的巡检司——兼论元澎湖巡检司 / 62
6. 元代的海外贸易 / 86
7. 元代回回珠宝与江南士人新价值观 / 117
8. 海图、针路与回回地理学 / 129
9. 从明航海侯张赫与靖海侯吴祯的琉球大洋之战看明清与琉球王国的海上分界——我国东海专属经济区东界的历史依据 / 139
10. 开放的航海科学知识体系——郑和下西洋与中外海上交流 / 160
11. 楞严寺本《大唐西域记》有关锡兰山之战记载的史源研究 / 188
12. 明清吕宋赴婆罗洲针路研究——前近代我国东洋地理交通的传统知识体系 / 204
13. 我国东海专属经济区东界的历史依据——从明清中国与琉球王国的海上分界黑水沟探索观察东亚民族传统海疆与海权观 / 222
14. 东西洋、南海传统航线与南海的名称——对所谓西菲律宾海命名的回应 / 236
15. 乾隆年间澳门的亚美尼亚商人 / 256
16. 谢清高与居澳葡人——有关《海录》口述者谢清高几则档案资料研究 / 263

17. 鲸川与鲸海小考:古代东亚图籍中的日本海——韩日有关日本海/东海名称争议的中国视角 / 285
18. 金富轼浮海使宋与宋—丽交往研究 / 295
19. 下层民众眼中的蒙、宋与高丽——南宋从海道所获蒙丽信息追踪 / 309
20. 乾隆年间清政府处理朝鲜海难事件案例研究——看待宗藩关系的另一种视角 / 348
21. 从太平洋到印度洋——郑和时代以前中国航海家的足迹与亚洲的海洋活动传统 / 362
22. “东洋”与“西洋”的由来 / 405
23. 中古时代后期东、西亚民族交往的三座语言桥梁——《华夷译语》与《国王字典》的会聚点 / 420
24. 十三—十六世纪中国与东亚以外地区交往的外交语言问题 / 449
25. 丝绸之路的历史与未来 / 474
26. 全球化视角下的古代中国——古代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及周边世界的交流和互动 / 482
27. 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 / 534
28. 《〈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序 / 559
29. 东亚视域下的海上交通及异域认知国际会议开幕词 / 562
30. 海上丝绸之路考察经过简记 / 564
31. 威尼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考察简记 / 577

1. 从《不阿里神道碑铭》看南印度与元朝及波斯湾的交通

元刘敏中《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简称《中庵集》)中有《敕赐资德大夫中书右丞商议福建等处行中书省省事赠荣禄大夫司空景义公不阿里神道碑铭》(简称《不阿里神道碑铭》)。碑文中有今南印度东海岸马八儿国的资料。笔者在《元代摄思廉、益绵、没塔完里及谟阿津等四回回教职考》^①一文的注(56)中,对碑文进行了初步讨论,但离问题解决尚有距离,后见陈高华 1980 年文——《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②,心中存疑半为冰释,但似稍嫌不足。

最早提出元代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问题的是日本学者桑原鹭藏《蒲寿庚考》一书^③,其主要根据是成书于 1485 年的朝鲜史籍《东国通鉴》卷四十《忠宣王一》的记载,忠烈王二十四年(1298 年)六月:

忠烈王二十四年(1298 年)六月,马八国王子孛哈里遣使来献银丝帽、金绣手帕、沉香、土布。先是,王以蔡仁揆女归丞相桑哥。桑哥诛,帝以蔡氏赐孛哈里。孛哈里与其王有隙,奔于元,居泉州。至是,以蔡氏故,遣使通之。

桑原氏还进一步推论:波斯湾怯失(Kish)岛国有王子法哈耳乌丁·阿合马(Fakhr al-Din Ahmad),受波斯伊利汗合赞之命使元,居数年后踏上归程,于

① 载《西北民族文丛》1984 年第 2 辑。

② 载《南开大学学报》1980 年第 4 期。

③ 陈裕菁汉译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 年,页 88-89。

1305年,在赴马八儿的旅途中病逝。此人即孛哈里。桑原氏对上述朝鲜史料解释的前半部饶有趣味,唯他把孛哈里比附为伊利汗合赞使臣法哈耳乌丁(按,元译法合鲁丁)则牵强附会,难以自圆其说。

陈文则多有发明,他首先指出《东国史鉴》所记,乃本于1451年成书的郑麟趾《高丽史》卷三十三《忠宣王世家一》(页514-515)。其次,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陈高华把《不阿里神道碑铭》中提到的“西洋国”考定为马八儿,并认定《元史·马八儿等国传》中提到的马八儿国丞相不阿里,与《不阿里神道碑铭》中的不阿里,以及朝鲜史料中提到的孛哈里是同一人。陈高华还正确地把《不阿里神道碑铭》中出现的海外“亲王阿八合、哈散二邸”,解释为先后得立为伊利汗的阿八哈和合赞。陈文把朝鲜史料中提到的孛哈里“与其国主有隙,奔于元,居泉州”,并得赐蔡氏,与《马八儿等国传》中提到的不阿里同其国主的矛盾,以及《不阿里神道碑铭》所记不阿里入元后得赐蔡氏、居泉州的记载联系起来。总之可以说,由于陈文的发表,有关孛哈里与不阿里勘同的问题,以及有关《不阿里神道碑铭》中印度与元朝往来的记载问题,均已获得较为满意的解决,比起桑原鹭藏,前进了一大步。

《不阿里神道碑铭》记曰:“按礼部事状”,不阿里“本名撒亦的,西域人”。“撒亦的”,陈高华已把它复原为 Sayyid。这个字在《元史》中又音译作“赛夷”,今译音为赛义德,乃阿拉伯语,指亲王、领主或以个人资质、出身而著称的人。在这后一层意义上, Sayyid 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通常是指穆罕默德的后裔。

碑文继之又记曰:撒亦的“远祖徙西洋”。西洋,如前所述,是宋元时代中国对马八儿的别称。马八儿乃阿拉伯语 ma'bar 的音译,意为滩头、渡口、摆渡,其复数为 ma'abar。以名观之,这里是印度南部的伊斯兰化地区。印度北部的伊斯兰化,大体上是历史上西亚和中亚的伊斯兰国家武力入侵造成的。但是马八儿这样位于印度南部的地区的伊斯兰化,却是由回回商业势力造成的。至少,这种伊斯兰化在社会上层已很普遍,因为除不阿里父子外,《马八儿等国传》提到其国的另一位宰相马因的、不阿里遣往元朝的使臣札马里丁、其国王称呼算弹,皆用阿拉伯文。又《元史》所载延祐元年(1314年)闰三月,有马八儿国主昔刺木丁

和其臣爱思丁^①，他们的名字也都是阿拉伯文。至于社会下层，《马可波罗游记》说马八儿的国民是偶像教徒^②，《元史》中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世祖派畏兀儿人亦黑迷失使“马八儿国，取佛钵舍利”^③。马八儿之名何时出现，目前尚不清楚。这个国家在宋明的汉文史料中先后被称为注辇(Cola)和锁里。从现有材料判断，“注辇”是这个地方的本名；“马八儿”(Ma'bar)则是回回商人所起的阿拉伯文名字，或是当地伊斯兰化后出现的名称；而“西洋国”，则是中国人对它的称呼，这个名字大约出现在宋元之交。

不阿里的故乡曰哈刺哈底，这个地方，陈文说：“不见于我国其他记载，其地方不可考。”波斯湾口古忽鲁谟思国对岸(今阿曼)有古城，名 Qalhāt，今为废墟，应该就是不阿里的故乡哈刺哈底的遗址。实际上，Qalhāt 这个词经突厥人或蒙古人之口念出，由于突厥蒙古语的元音和谐律的作用，词中的无摩擦送气辅音 h，在与后元音相遇时，自然地发作 kh，于是这个词读作 Qalkhāt，由此再经汉人重译音写，就成了哈刺哈底。而如果不经过突厥人或蒙古人的中介，汉人直接从回回人口中听得读音，转写出来，哈刺哈底这个名字中的第二个“哈”字，很可能不译写出来。伯希和已注意到 Qalhāt(哈刺哈底)就是赵汝适《诸蕃志》中的伽力吉^④，此乃阿曼最古之城市，东距今佐法尔约九百公里，位于海边。

这样，哈刺哈底又可勘同为《马可波罗游记》中的 Calatu^⑤之地，冯承钧把这个地名译为哈刺图^⑥。其实 Calatu 的读法在当时汉籍中出现过。大德《南海志》中，“阔里抹思”(忽鲁谟思)条下，紧接着就写着一个地名：加刺都^⑦，它显然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的 Calatu。Qalhāt 这个词中的无摩擦喉音 h，在用缺乏这种

① 《元史》卷 25《仁宗纪》。

② 《马可波罗游记》穆勒及伯希和英译本(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tr. by A. C. Moule & P. Pelliot), 伦敦, 1938 年, 页 387-388。

③ 《元史》卷 131《亦黑迷失传》。

④ 伯希和：《马可波罗注》(Notes on Marco Polo), 1959 年, 巴黎, 页 138。

⑤ 《马可波罗游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 页 444。

⑥ [意大利]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冯承钧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页 769。

⑦ 大德《南海志》残本, 北京图书馆藏本, 卷 7,《诸蕃国》, 页 21。大德《南海志》原书 20 卷, 今存元刻本 6~7 卷。阔里抹思(忽鲁谟思)几个字在元刻本中较淡, 但仍可辨认。

音位的语言读时,极易失落,马可波罗的 Calatu^①,《诸蕃志》中的伽力吉和大德《南海志》中的加刺都就是这种情况。

当然只从对音上来推定哈刺哈底就是加刺都,难免有证据不足之嫌。除了大德《南海志》把加刺都书于闾里抹思之下,是我们把它比定为 Qalhāt 的一个很好旁证之外,明茅元仪编辑的《武备志》卷二四〇中有《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即所谓《郑和航海图》。其中图二十,在印度西海岸西北行至波斯湾的航道上,自下而上刻有数道航线,并标有文字说明。其中四条航线通达一个名为加刺哈的地方,这四条航线分别是(自下而上):

一、自印度西海岸莽葛奴儿(Mangalore,今芒格洛尔)西北行,“用丹戍针八十五更,又用辛戍针四十更,船收加刺哈”。

二、自阿者刁(今地不详,当在印度西海岸,莽葛奴儿之北)西北行,“用辛戍针一百更,船收加刺哈”。

三、自阿者刁西北行“用丹戍针一百二更,船收加刺哈”。

四、自缠打兀儿(今地不详,当在印度西海岸,莽葛奴儿之北)西北行,“用辛酉针八十七更,船收加刺哈”。

已故向达先生在《整理郑和航海图序言》中已确定,这个加刺哈,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的 Calatu。从《郑和航海图》所记文字看来,15 世纪初叶郑和出使时,曾几次到过这里。

不阿里的祖先从哈刺哈底移居马八儿,郑和从印度西海岸航达加刺哈。马八儿与哈刺哈底之间的传统贸易关系则是这种往来的基础。《马八儿等国传》记马八儿宰相马因的、不阿里,对元使臣哈撒儿海牙和杨庭璧说:“[马八儿国王]闻天使(按指元使臣)来,对众称本国贫陋。此是妄言。凡回回国金珠宝贝尽出本国,其余回回尽来商贾。”^②所谓“其余回回”,无疑包括不阿里的故乡哈刺哈底。《不阿里神道碑铭》提到,不阿里的“远祖徙西洋(马八儿国)。西洋地负海,饶货,

^① 16 世纪时,葡萄牙人称之为 Calalyate,也是一个证据。

^② 《元史》卷 210。

因世为贾贩以居”。不阿里的远祖自哈刺哈底迁居马八儿，犹如唐中叶以后来华的大食人逐渐定居于泉州和广州等地一样。不阿里的远祖虽居于马八儿，想必仍同许多回回贾贩经常乘海舶往来于印度与哈刺哈底或其他回回之地贸易。这些回回贾贩与马八儿国上层统治集团有密切的联系，以海外珍奇取悦于他们。不阿里之父老不阿里“得幸西洋主”（马八儿国王）。马八儿国王“弟有五人”^①，老不阿里竟能与其“诸弟齿”，因称六弟，不久又受命“总领诸部”。回回富商与当地统治集团相结合后，势力大增，以致老不阿里“益富贵，侍妾至三百人，象床黄金称是”。回回富商在马八儿的强大势力，还可以从老不阿里死后，其子撒亦的（即本文中的不阿里）袭其职得到证明。《不阿里神道碑铭》记曰：“不阿里歿，公（按指撒亦的）克绍其业，主益宠，凡召命惟以父名，故其名不行而但以父名称焉。”回回贾贩在马八儿立足，虽然其中部分人加入当地统治集团，但他们并未放弃贾贩专长，也不认为自己已归化为马八儿人。不阿里家族居马八儿数世，仍能清楚地说出其祖居地为哈刺哈底，这说明当时马八儿的回回人中，有相当部分可能属于侨民性质。

《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加刺都(Calatu)与马八儿之间繁盛的贸易的记载，亦可作为加刺都与哈刺哈底为同名异译的一个旁证：

加刺都也是一个国家，其实是一座大城，位于海湾之内，海湾亦称为加刺都湾。此外，我很确切地告诉您，许多商人驶着船只，从印度带来大量货物，它们在此销路极好，因为货物和香料从此城运往内陆许多城市和村庄。我还告诉您，许多优良的阿拉伯战马由此城运入印度，因此贾贩们赚取大利。因为您可能知道，从此地以及我前面已经告诉您的其他地方，每年有大量优良的阿拉伯战马被运入印度，其数量如此之大，以致无法讲出。^②

① 《不阿里神道碑铭》。

② 《马可波罗游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tr. by A. C. Moule & P. Pelliot), 伦敦, 1938 年, 页 386。

印度南部的大量财富,就是通过诸如此类的途径流入阿拉伯之地。无怪乎马八儿国宰相马因的和不阿里对元使臣说:“凡回回国金珠宝贝尽出本国。”而加刺都正是这种经济往来的孔道之一。

哈刺哈底(或称加刺都)不仅是阿拉伯通往印度的要道,也是阿拉伯同中国贸易往来的重要港口。《诸蕃志》中出现了伽力吉的名称,大德《南海志》在《诸蕃国》项下著录了加刺都,就是不阿里的故乡与中国往来的记录。

元世祖忽必烈灭宋后,有意布威信于海外。至元十五年(1287年)八月,任命唆都、蒲寿庚为福建行省左丞,并下诏曰:“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船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①在此之前,元廷曾有过一番讨论。世祖最初曾有意以武力征服马八儿,因畏吾儿人迦鲁纳答思劝阻,乃放弃武力,改用招谕的办法。《元史》记:“朝议兴兵讨暹国、罗斛、马八儿、俱蓝、苏木都刺诸国,迦鲁纳答思奏:‘此皆蕞尔之国,纵得之,何益?兴兵徒残民命,莫若遣使谕以祸福,不服而攻,未晚也。’帝纳其言,命岳刺也奴、帖灭等往使,降者二十余国。”^②马八儿向元朝表示“归顺”的时间目前尚不能确定。据《元史》记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六月,“占城、马八儿诸国遣使以珍物及象、犀各一来献”,次年八月,“占城、马八儿国皆遣使奉表称臣,贡宝物犀象”。这样看来,元灭宋后,与马八儿的交往大约开始于1279年。

马八儿“归附”元朝,显然系南印度回回富商势力推动所致。其国王五兄弟并非自愿如此。《马八儿等国传》提道: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使臣哈撒儿海牙、杨庭璧往俱蓝国招谕,至锡兰因阻风乏粮,乃至马八儿,打算假陆路前往。其国宰相马因的,“乃托以不通为辞”。又与宰相不阿里相见,要求假道,亦以他事辞。此事或可以当时马八儿正欲与俱蓝交兵来解释。而后来马因的和不阿里两人私下对元使臣所言:“乞为达朝廷,我一心愿为皇帝奴。我使札马里丁入朝,我大必闾赤赴算弹(华言国主也)告变,算弹籍我金银田产妻孥,又欲杀我,我诡辞

① 《元史》卷10《世祖纪》。

② 《元史》卷134《迦鲁纳答思传》。关于迦鲁纳答思,参见拙文《元代西北地区的佛教》,载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2年,第6期。

得免”，这些话披露了马八儿国当地贵族与回回商贾势力集团，在对待蒙古朝廷的态度上的差别，反映出马八儿国内回回富商为与元交往，甚至甘冒杀身之祸。而与之相反，国王五兄弟“及闻天使来，对众称本国贫陋”，才是马八儿土著统治集团回避与元朝交往的真实立场。

中唐以降，回回商贾活跃于西亚至远东的航海交通线上。大食、中国发生的事，通过贾贩的媒介，得以互相闻知。忽必烈招降东南海外，首先不是派出使臣，而是请浮海入华的蕃商在归返时，带上元政府的招谕口讯，即所谓“可因蕃船诸人宣布朕意”^①，就是一个明证。蒙古武力西及大食，占据了回回人大半故土。宋朝是当时世界东方经济最发达的大国，也无法抵御蒙古铁蹄。《不阿里神道碑铭》明确地描述了元灭宋在海外引起的震动，“圣朝之平宋也，公（按指不阿里）闻之喜曰：‘中国大，圣人混一区宇，天下太平矣。盍往归之’”。蒙古国土纵横万里，往来于印度洋、太平洋东西的回回贾客皆闻其武力之盛。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纷纷结悦于蒙古贵族。这应当是散居在印度南部的回回富商，比当地土著贵族更积极地与蒙古贵族结交的原因。《马八儿等国传》所记，不阿里和马因的等人背着国王五兄弟向元朝遣使一事，在《不阿里神道碑铭》中有记载：不阿里“独遣使以方物入贡，极诸瓌异，自是踵岁不绝”。除此而外，不阿里等侨居马八儿的回回人，还与伊利汗国保持联系，凡元廷、伊利汗国使臣涉海往来，“恒预为具舟楫，必济乃已”^②。用心可谓良苦。

不阿里等进入马八儿统治上层的回回人，为自身利益计背着当地贵族集团私下与蒙古人拉关系，甚至不经国王同意，擅自派人入元表示“归附”的做法，必然激化他们与当地贵族之间的矛盾。看来，马八儿国王对不阿里等人早有戒心，在他们身边派有起耳目作用的“必阁赤”，即书记官。以致不阿里、马因的私自遣使入元事发，几乎招致杀身大祸。^③

不阿里、马因的当政期间，马八儿与元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元史》中留下了

① 《元史》卷10《世祖纪》。

② 刘敏中：《中庵集》元刊本，卷4。

③ 《元史》卷14《世祖纪》。

许多记录。例如,至元十七年(1280年)十一月,“翰林学士承旨和礼霍孙等言:‘俱蓝、马八、阁婆、交趾等国俱遣使进表,乞答诏。’从之”。次年(1281年),朝廷赐出使马八国俺都刺等。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一月,“马八儿国遣使以金叶书及土物来贡”。自是累年不绝,所进奉者有珍珠、异宝、缣段、铜盾等。^①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马八儿又遣使“进奇兽一,类骡而巨,毛黑白间错,名阿塔必即”,当系斑马。这种奇兽又被称为“斑驴”。不阿里逃奔元朝后,元与马八儿仍维持着友好关系。这说明不阿里等回回商人所主张的对元友好的政策,在客观上对马八儿和元都是有益的。成宗即位后,元贞二年(1296年)秋七月,元廷又“遣岳乐也奴等使马八儿国”^②。大德元年秋七月,“赐马八儿塔喜二珠虎符”^③。仁宗延祐元年闰三月,马八儿国王“昔刺木丁遣其臣爱思丁贡方物”,诸如此类的记载《元史》中还有许多。双方的这种频繁往来,不仅是友好关系的象征,也是航海科学发达的标志。

13世纪中至末叶,马八儿国由兄弟五人统治的史实,还见于《元史·马八儿等国传》:“今算弹兄弟五人皆聚加一之地,议与俱蓝交兵。”^④又见于马可波罗的记载:“您应知,此国有五位国王,他们都是亲兄弟,我将告诉您他们每人自身的情况。”^⑤

马八儿国议与俱蓝交兵,事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但不见其他史籍记载。《马八儿等国传》说:“海外诸蕃国,惟马八儿与俱蓝足以纲领诸国,而俱蓝又为马八儿后障。”南印度的这两个大国此次冲突的原因及具体经过,笔者限于见闻,目前尚不清楚,有待于向研究印度中世纪史的专家学者求教。

加一之地,名亦见于大德《南海志》马八儿项下,写作伽一。一般认为,加一乃马可波罗提到的 Cail 城:“Cail 是一座大而华贵的城市,从属于前面提到的马八儿国的五兄弟国王的阿私阿梨(Asciar)第一位兄弟。”^⑥今地在多摩罗波你

① 参见《元史》卷11,卷12,卷13,卷14,卷15,卷16。

② 《元史》卷19《成宗纪》,这个岳乐也奴,可能就是《迦鲁纳答思传》中提到的,受忽必烈命出使海外的岳刺也奴。

③ 《元史》卷19《成宗纪》。

④ 《元史》25《仁宗纪》。

⑤ 《马可波罗游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伦敦,1938年,页381。

⑥ 《马可波罗游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页412。

(Tāmrāparnī)河畔的 Palayakāyal, 是一个小村镇, 距其河口约一英里半。在泰米尔语中, 其名称意为咸水湖, 或潟湖^①。明代郑和航海, 曾三度到过此城, 在《明史》中称为加异勒, 其文曰: “加异勒, 西洋小国也。永乐六年遣郑和赍诏招谕, 赐以锦绮、纱罗。九年, 其酋长葛卜者麻遣使奉表, 贡方物。命赐宴及冠带、彩币、宝钞。十年, 和再使其图, 后凡三入贡。宣德五年, 和复使其国。八年又偕阿丹等十一国来贡。”^②《郑和航海图》图十九, 在锡兰岛对岸有地名曰翼城, 向达认为, 此即加异勒城^③。

最后, 关于不阿里或孛哈里名称的复原问题, 似应简单说几句。在陈文的英文标题中, 孛哈里被复原为 Bkhali。按笔者管见, 不阿里的译名较准确, 既见于《马八儿等国传》, 又见于《不阿里神道碑铭》。不阿里和孛哈里这两词的相异处, 可能是由蒙古语的词首磨擦音 h 引起的。磨擦音一般出现在某些词的词首, 如:

eki	额乞 (§ 46 脑)
	赫气 (§ 81 头项)
elige	额里格 (§ 137 肝)
	赫里格 (§ 139 肝)

《元朝秘史》§ 163 的亦赫额勒(护助), 磨擦音 h 位于第二音节上, 被蒙古语专家看作是一个例外现象。^④ 不阿里的名字, 很可能在蒙古人口中读成了孛哈里, 也是同一道理的猜测。

不阿里的“不”字应是阿拉伯语 Abū 的译音, 意为父亲, 有《元史》中所记伊利汗不赛因(Abū Sayyid)为证。阿里(‘Alī)也是阿拉伯语, 译言高贵的也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女婿, 阿拉伯帝国第四代哈里发的名字, 为什叶派所尊崇。

原刊于《历史地理》, 第 7 辑, 上海, 1990 年, 页 90-95。

① 《马可波罗注》, 页 140。

② 《明史》卷 326《外国传》, 标点本页 8454。

③ 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 地名索引, 页 42; 图幅, 页 57。

④ 额尔登泰、乌云达贵、阿萨拉图等著:《〈蒙古秘史〉词汇选释》,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页 14-18。

2. 宋元时代的马八儿、西洋、南毗与印度

马八儿为中古时代印度东南海岸的一个重要王国,据中西海上交通必经之地,与葡属果阿的地位有几分相似。马八儿(Ma'abar)这个国名是阿拉伯语,意为“渡口”。回回商人 11、12 世纪起便在这里定居。13 世纪,其名称开始出现于巴格达学者阿卜杜·拉替夫('Abd al-Latif al-Baghdadi)的编年史。^①他在描述阿拉伯与南印度的贸易联系时提到了马八儿。马八儿这个由回回人商业势力造成的南印度王国,后来被统治印度北方的德里算端国所灭。

最早注意马八儿的现代学者是英国人亨利·玉尔,他在把元代汉文史料翻译成英语时,介绍了马八儿。最早仔细研究马八儿与东亚关系的是日本学者桑原鹭藏。他研究了成书于 1485 年的朝鲜史籍《东国通鉴》卷 40《忠宣王一》中的记载,在其书《蒲寿庚考》中,他提出:波斯湾怯失(Kish)岛国有王子法合鲁丁·阿合马(Fakhr al-Din Ahmad),受波斯伊利汗合赞之命使元,居数年后踏上归程,于 1305 年,在赴马八儿的旅途中病逝。此人即孛哈里。^②

在桑原氏研究的基础上,陈高华先生对蒙元帝国与马八儿的交往作了进一步研究。他指出桑原所引《东国通鉴》所记有关马八儿的记载,乃本于 1451 年成书之郑麟趾的《高丽史》卷 33《忠宣王世家一》。陈高华注意到元代文人刘敏中的《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以下简称《中庵集》)中有《不阿里神道碑铭》。他把此碑文中提到的“西洋国”考为马八儿,并认定《元史·马八儿等国传》中提到的马八儿国丞相不阿里,与《不阿里神道碑铭》中的不阿里,以及朝鲜史料中提到的孛哈里为同一人;把不阿里的“本名撒亦的”,复原为阿拉伯文 Sayyid;把《不阿

① *Kitab al-ifada wa al-i'tibar*, 大马士革, 1983 年, 页 30。

② 陈裕菁译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年, 页 88-89。

里神道碑铭》中提到海外“亲王阿八合、哈散二邸”，解释为先后得立为波斯伊利汗的阿八哈和合赞；并把朝鲜史料中提到的孛哈里“与其国主有隙，奔于元，居泉州”，并得赐蔡氏，与《元史·马八儿等国传》中提到的不阿里同其国主的矛盾，及《不阿里神道碑铭》所记不阿里入元后得赐蔡氏，居泉州的记载联系起来，^①比桑原鹭藏确实前进了一大步。

笔者也曾注意到《不阿里神道碑》，对“西洋国”与马八儿的勘同及元与马八儿的交往作了初步讨论^②，见陈文后，又作了进一步研究，论证了《不阿里神道碑》所述不阿里的故乡“哈刺哈底”，应为波斯湾口古忽鲁谟思国对岸古城废墟 Qalhat，此乃今阿曼国最古之城市，东距今佐法尔约 900 公里，位于海边。Qalhat 这个词经突厥人或蒙古人之口说出，由于突厥、蒙古语元音和谐律的作用，阿拉伯语中的无磨擦气辅音-h，在与后元音相遇时，自然地发作-kh读作 Qalkhat，由此再经汉人重译音写，就成了“哈刺哈底”，将哈刺哈底与赵汝适《诸蕃志》中的伽力吉、大德《南海志》中的加刺都、《马可波罗游记》中的 Calatu、明茅元议《武备志》卷 240 之《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即所谓《郑和航海图》中之加刺哈及 16 世纪时葡萄牙人所记之 Calayate 作对比研究，探讨马八儿国与哈刺哈底之间的传统海上贸易关系；研究元与马八儿交往史。^③

本文拟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有关宋元时代的“西洋”，南毗国、波斯文史史料中的马八儿和近年来国外考古学界对马八儿国的发掘等诸方面，对宋元时代有关南印度的课题作进一步研究。

① 陈高华：《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南开大学学报》1980 年第 4 期。

② 《元代摄思廉、益绵、没塔完里及谟阿津等四回回教职考》，载《西北民族文业》1984 年第 2 辑，见注 56。

③ 《从〈不阿里神道碑铭〉看南印度与元朝及波斯湾的交通》，刊于《历史地理》，第 7 辑，1990 年。